# 初學知要

貝原篤信編輯

下

D仁13
100
3止

貝原篤信編録

接物 按朱子以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之要

有不得反求諸己爲接物之要

敬愼威儀 抑詩云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左傳云有威而可畏

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

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威儀其下畏而愛之

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

也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

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

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

而後禮義立順謂順理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曾子



門 仁3
號 100
卷 3

以誠心愛之不可侮慢也又曰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之不可忽慢○篤信曰凡接人以愛敬爲道愛是不惡人仁之發也敬是不慢人禮之實也無愛則刻薄無敬則侮慢故接人之道溫和慈愛恭敬遜讓須並行而不偏若夫愛敬之隆殺厚薄固宜循其人之貴賤親疎然雖至賤至疎其接之之道不可不以愛敬

信

論語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輗小車無軏其何以行之哉朱子曰車無此二者不可以行人而無信亦猶是也○篤信曰信者接人以實之謂是接人之本人若無信便言行皆虛妄所謂不誠無物也必有信而後可與人接夫接人固以愛敬爲道然不出乎信實不欺則其所温顏恭貌徒爲虛飾何



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泰伯　朱子曰容貌辭氣乃德之符也又曰今人身上大節目只是一箇容貌言語　呂榮公曰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　熊氏曰氣象不過言貌二者而已劉寬温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　薛文清曰只觀人氣象便知其涵養之淺深

愛敬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康誥曰文王不敢侮鰥寡　蔡傳曰鰥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　薛文清曰處鄉人皆當敬而愛之雖三尺童子亦當

足以爲愛敬哉

自虛　咸彖曰虛而受人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温恭自虛所受是極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泰伯　許平仲曰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自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也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篤信曰自虛即謙也謙不止於接人又平日守身之要也故既見之修身類且接人之間常以自虛下人爲先則聞過受諫而進善得益不少凡與交朋議論之際不須必要伸己而屈人也苟要伸己而屈人則非徒無益于己又取怨謗之道也

不爭　孝經曰在醜不爭　論語曰君子無所爭　薛文清曰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辯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篤信竊謂君子之接人以禮讓故無所爭夫爭才能爭功業爭權力爭意氣皆小人之所爲非禮讓之道且取禍之道也

和平　呂氏曰下氣怡色柔聲非特事父母當然凡處己待人皆當體此六字　朱子曰心平氣和則能言　吳明卿曰韓魏公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詞氣和平如道尋常事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一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　朱子曰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又曰平

心和氣卻是吾人學問根本○篤信曰心平氣和是處己接人之要心氣和平則無情意之偏僻其應物也不忤苟不和平則其所行不頗僻者寡矣其行雖有中理者其心既差了其所中理者偶然而已

寬恕　孔子曰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表記又曰與人交推其長者違其短者故能久也家語衛玠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韓魏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又曰知其小人便以小人處之不須校也又曰大凡使人爲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韓魏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忘之亦少言行錄張子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東坡曰論道當嚴取人當恕又曰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責人貴寬朱子曰自家猶不能快自家意如何他人卻能盡快我意要在虛心以從善諸葛恪曰以道望人則難以人望人則易文中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强人所不能不苦人所不好古諺曰萬事從寬其福自厚許平仲曰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世範曰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而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常念其長而不顧其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前漢書王嘉曰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略令盡力者有所勸薛文清曰戒太察太察則無含弘之氣象羅近溪曰處難處之事愈宜寬處難處之人愈宜厚處至

急之事愈宜緩　遵生八牋曰不責人小過不發人陰私不念人舊惡三者不唯以養德亦可以遠害○篤信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待人以寬恕勿責人之不能要體察人情

忍　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君陳　陳氏曰習忍至容○篤信謂齊肖事遂也有忍者有強制之意有容者不待強忍而綽綽然有餘裕學者當先習忍而後以至容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衛靈公　武王書鋒曰忍之須臾全汝軀　古語曰莫大之過起於須臾之不忍　篤信曰修身養生者常須體認斯言可不謹乎　呂氏曰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此處事之本也　杜牧詩忍過事堪喜　程子曰忿慾忍與不忍便見有德無德　省心録和無仇忍無辱　福壽全書曰遇事而能靜能忍其人必福壽何者靜忍則思慮宛曲而事必成酬應安閒而禍不作福壽不亦宜乎

忠厚　伊訓曰與人不求備撿身如不及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　衛靈公　陸宣公曰寧人負我我勿負人　福壽全書曰自家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涵蓄以養深別人不好處要掩藏幾分這是渾厚以養大

嚴和　省心録曰不和不可以接物不嚴不可以馭下○篤信曰嚴而和處衆之道也非嚴不可以持己非和不可以接物故嚴則不失己和則不失人

納諫　湯王從諫不咈　大甲　漢相從諫如轉圜　史記　秦誓曰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難哉　易夬卦曰聞言不信聰之不明也　韓子曰古之人目短于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于自知

故以道正己又曰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謂其聞而能改之也
荀子曰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
吾賊也　漢書杜欽曰刺戒者至迫近而省聽者常忽忽可不
慎哉○篤信曰納諫之一事最爲美德人非聖人誰無過只聞
過能改則可無過是子路所以聞過則喜也然悅而不繹從而
不改則與拒諫何以異焉
規諫　少儀曰爲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無
諫而無驕　孔子曰欲人之信己也則微言而篤行之中論子
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無自辱焉顏淵篇　賈山曰
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程子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
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又曰凡爲人言者理勝
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又曰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
無顯人過惡之意　胡五峰曰智不相近雖聽言而不相入信
不相及雖納忠而不受　陳忠肅公與人議論未嘗面折惟微
示意以警之多退省愧服　世範曰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
温顏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　齊氏曰善道者心平氣和語
明意盡或從容深遠而有餘味或深切簡當而可深思大率欲
伸己意而聞者不忤也　薛文清曰心誠色温氣和辭婉必能
動人婉順也　遵生八牋曰處父兄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
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優游　徐偉長曰夫酒食人所愛
者也而人相見莫不進焉以彼之嗜之也故忠言之不出以未
有嗜之也　憬然録曰凡善捄人者必先解其怒而示以所樂

聞然後其言不勸自行又曰諫人不可指其過須先美其長人喜則語易入○篤信曰事君及親戚朋友有過則可從容微諫不可姑息隱容又不可抗顏發過而取忿怨夫諫爭論說不枉是非斯則古之直道而君子所尚也然若太厲聲色不顧避忌諱是狂妄之人所爲徒增君長忿戾而無益事聖人取諷諫誠有以哉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子夏曰君子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矣是皆諫人之道也諫人豈可不知其道乎不知其道而妄諫之所以無益于人而自取辱也亦有雖未信而不容不諫者不可執一而論也

自反　孔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衛靈公　謝氏曰君子無不反求諸己小人不反是此君子小人所以分也）蹇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程傳曰君子觀蹇難之象而以反身修德君子之遇難阻必反求諸己而益自修○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其身正而天下歸之（離婁）史記起良曰反聽之謂聰內視之謂明自勝之謂強　古諺曰徼寒無如重裘息謗無如自修　王昶曰人或毀己當退而求之於身　程子曰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倦且怠皆誠不至也　呂東萊曰急於自治何暇外厚於反躬何暇議人　朱子曰人見人常明見己常暗責人常急責己常緩若拽轉頭來便是道理流行　薛文清曰誠不能動人當責諸己又曰不能感人皆誠之未至　士人嘗動氣責人王守仁儆之曰學須反己勿徒責人能反己方見己有許多未盡處何暇責人　韓非子

曰智如目也能見百步之外而不能自見其睫故知之難不在見人在自見故曰自見之謂明

遠小人　易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程傳曰遠小人之道若以惡聲厲色適足以致其怨忿唯在乎矜莊威嚴使知敬畏則自然遠矣　朱子曰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薛敬軒曰防小人密自防又曰以顏子之亞聖聖人猶告以遠佞人況他人乎理明心正則邪媚不能惑

知人　皐陶謨曰知人則哲　知之明也能官人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學而　樊遲問知子曰知人　顏淵　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堯曰　朱子曰言之得失可以知人之邪正　孔子曰衆惡之必察焉衆好之必察焉

察焉　備忘錄公　又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　離婁上　又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呂氏曰毀譽之言未必實修己者不可以是遽爲憂喜觀人者不可以是輕爲進退　列子曰聽之於未聞察之未形而鑒其神智識其才能可謂知人若功成事遂然後知之者何異耳聞雷霆而稱爲聰目見日月而謂之明乎　鄒陽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　韓詩外傳曰有諍氣者勿與論故禮恭然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然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然後可與言道之極　魯仲連曰物舍其長之於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　戰國策　陸賈新語曰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所長　朱

子曰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知其所安之實也又曰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又曰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　薛文清曰書稱舜曰濬哲益深則哲淺則否嘗驗之於人其深沈者必有智浮淺者必無謀也又曰聽言視行知人之良法　王觀濤曰雖强欲知人而不能律之以自然之則非以喜怒徇吾之志卽以毀譽徇人之情何以知之　家語曰弓調而後求勁焉馬服而後求良焉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不慤而多能譬之豺狼不可邇或謂天下事非才不辦羅黙曰當論其心心苟不正才雖過人果何取哉　遵生八牋曰德者才之主才者德之奴有才無德如家無主而奴用事矣幾何不顛覆而猖狂　皇明通紀曰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

○篤信竊按知人是帝堯之所艱衆人之所當審察明辨也不可以一言一行輕毀譽於人又不可妄信人之毀譽而輕是非於人顧其實奈何而已大凡人各有能有不能不可以其所不能捨其所能不可以其所能信其所不能孔子之視觀察孟子之聽言視聆子皆是知人之法苟不知人則是非邪正不能辨君子小人倒置失處夫知人與不知人一身之安危家國之興亡繫焉可不用心乎用人不廢一善益求備于一人則恐天下無全才是爲棄於才然佞奸者雖有才能復君子之所不容也凡短於才者或優於德富於才者多歉於德且有才高而識暗

者有才鈍而識明者不可不察焉夫才者人之所悅德者人之所憚古來佞人多舉用正人多沈淪以是也○按司馬温公嘗以才德之短長有無論於君子小人然明儒趙天麟廣其說曰選用之法莫貴於德莫急於才才德兼全者大丈夫也德勝才者君子也才勝德者豪英也有德無才者淳士也有才無德者小人也才德兼無者愚人也淳士以上四德皆所當用也小人愚人皆所當棄也篤信竊謂用人之道苟不能得四德而與之不如用愚人益小人能傾覆人之國家如愚人其爲禍害不至知此也○篤信竊謂孟子視眸子之說是觀人之要法又藻鑑之要訣學者平日宜以此法試察熟視庶乎不能掩其善惡大凡人之知愚淑慝奸直貪廉才不才壽夭貴賤皆著于眼目眼目是五藏精華之所萃心性之先見者也素問曰人有德則氣和于目益又視眸子之法也

治體　大禹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皐陶兩者知人安民又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皐陶兩者知人安民又然後能安民又其序也

曰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大禹謨　伊訓曰伊尹述湯王之盛德以訓大甲　居上克明爲下克忠人君之德莫大於明人臣之德莫美於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難哉言積累之勤茲亦難矣　說命曰無啓寵納侮即女子近小人之意不邇無恥過作非過誤出于偶然作非出于有意　子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修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憲問　緇衣曰君民者子以

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
陸宣公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
有三事曰清曰眞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司馬溫
公曰信者人君之大寶也國保於民民保於信非信無以使民
非民無以守國　范祖禹曰傳曰國之將興也君子自以爲不
足其亡也若有餘又曰天下之勢如人一身必氣血周流無壅
而後存故言路開則治言路塞則亂又曰爲治者唯能省力役
薄稅斂務本抑末尚儉去奢則均天下之本也　朱子曰爲大
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　草木子曰化國之日
舒以長由其事簡也亂國之日短以促由其事繁也事繁則長
日如短事簡則短日如長又曰平天下章以用人理財兩者爲



說益用得其人則上下皆安財得其理則大小皆足　明太祖
曰人主治天下進賢納諫二者甚切要事也又曰治道必先於
敎化民俗之善惡即敎化之得失也　明太祖訪桂彥良以治
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
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爲治在于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
懲忿窒慾而已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故孔子曰
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上曰善○薛文清曰作官者於愚夫愚
婦皆當敬以臨之不可忽也又曰於人之微賤皆當以誠敬待
之不可忽慢○篤信竊謂學者專務固在修己然君子之學以
治人濟物爲居多故不論得志與不得志緊不可不爲經濟之
學欲爲經濟之學以經傳爲本以稽古爲先朱子綱目之有裨

此學其功不少眞經世之大典也其餘如本朝國史律令格式等及范氏唐鑑眞氏大學衍義丘氏衍義補經濟類編名臣奏議明政法錄大明律博物典彙荒政要覽康濟譜等亦皆可考且諸子百家之言亦宜該通蓋天下之事非博學洽聞則不能可酬酢千事物無窮之變乎哉

克明　大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非道篤信曰好佞諛惡規諫者庸人之情也譽己者遜吾心而好之規己者逆吾心而惡之則諛者至諫者黜志自滿而惡日長可不戒乎　易明夷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蒞衆用晦而明程傳曰君子觀明入地中之象蒞衆也不極其明察而用晦然後能容物和衆親而安是用晦乃所以爲明也若自任其明無不察則已不勝其忿疾而無寬厚含容之德人情睽疑而不安失蒞衆之道適所以爲不明也　篤信曰古諺云不癡不聾不爲家翁亦此意耳　家語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　管子曰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以天下之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輻湊並進明不塞矣　言不自用其聰明思慮而資之於衆人則衆人聰明思慮輻湊並進又曰明主兼聽獨斷　篤信曰兼聽則知之明獨斷則行之果說苑公叔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聾喑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　鄒陽曰偏聽生姦獨任成亂　前漢書　徐偉長曰人之耳目盡爲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　魏徵曰兼聽則明偏信則暗　明太祖曰人主不以獨見爲明而以兼聽爲聰　古語曰用人者自用者亡　陸宣公曰君人者以衆智爲智以衆

心爲心恒恐一一夫不盡其心一事不得其理孜孜訪問惟善是求豈但從諫弗咈而已哉　蘇東坡曰天下治亂出於下情之通塞　范氏曰人君之心惟在所養君子養之以善則智小人養之以惡則愚然賢人易疎小人易親是以寡不能勝衆正不能勝邪自古國家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蓋以此也　明太祖曰人主以明爲治而不自用其明當取衆人之見以爲明　薛文清曰左右之言不可輕信必審是實又曰爲政通下情爲急又曰清心省事爲官切要且有無限之樂又曰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應酬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明陳音保治疏曰臣聞養君德之要莫先于講學講學之功莫要於好問大舜之聖猶好問好察成湯之聖仲虺猶告之曰好問則裕陛下雖日御經筵以勤聖學然勢分尊嚴上下情隔上雖有所疑而未嘗問下欲有所陳而不得盡

愛人　孟子曰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篇）　魯恭曰萬民者天之所生天愛其所生猶父母愛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則天氣爲之舛錯故愛民者必有天報　宋主問治世養身之術王昭素曰治世莫如愛民養身莫若寡慾　程子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命猶然況居大位者乎）　朱子門人李燔嘗曰凡人不必待仕官有位爲職事方爲功業但隨力到處有以及物即功業　眞西山云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民之心與父母保赤子心有一毫之慘

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　方孝孺曰己之溫恩人寒己之妄思人艱又曰閭巷之士欲澤天下後世固非其職然因其身之所居爲其分之所當爲奚爲而不可也

用人　孔子曰惡利口之覆邦家（陽貨　集註曰利口之人以是爲非以非爲是以賢爲不肖以不肖之則國家之覆也）不難矣又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鄭國之音佞人卑諂辯給之人淫則蕩人之志邪則能變亂是非此二者爲邦之大戒也）晏子曰國有三不祥在賢而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說苑）朱子曰夫勞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疑則不任　廼吉錄曰天下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則一郡受澤

教人　說命曰惟斆學半　蔡傳曰言教人居學之半蓋道積厥躬者全也劉氏曰教人之功居吾身學問之半蓋始之修己所以立其體是半終之教人所以致其用又是半○學記曰教學相長也　陳澔曰我之教人與資人皆相爲長益也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教之以誠也）○法禁於未發之謂豫（豫者先事之謂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幼子常視毋誑之類）當其可之謂時（時者不先不後之謂若十三學舞勺成童舞象之類）不陵（陵踰也）節（如節候之節）而施之謂孫（順也謂不下教幼者長者之業也）相觀而善之謂摩（相勵而進）此四者教之所由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言不豫也）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言不順時也）雜施而不孫則壞亂而不修（言不孫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言不摩也）燕朋逆其師（燕私之朋必不責善）燕辟廢其學（燕遊

邪僻必惑外誘此六者教之所由廢也　論語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

集註虐謂殘酷不仁　堯曰　韓子曰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　許魯齋曰敬敷五教在寬則是爲教者當以寬容存心也今日學中大體雖須嚴密然中節目須且寬緩益人品不一有早成者有晚成者有可成其大者有可成其小者且一事有所長必一事有所短千萬不同難遽以强之也且教人不止各因其材又當隨其學之所至而漸進之教人與用人正相反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魯齋之教人也因其所明開其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弛張之愼其崩壞而防範之　家頤曰人生至樂莫若讀書至要莫若教子　月令廣義曰奴僕無能從容教誨他若有才不服事簡

處事按朱子以下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爲處事之要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論語衛靈公　朱子曰義者制事之本故以爲質幹而行之必有節文出之必以退遜成之必在誠實乃君子之道也　程子曰此四句只是一事以義爲本○篤信竊謂君子處事之序當如此程朱之所說宜玩味

執事敬　論語子路篇孔子之言　邵子曰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篤信曰凡事敬則立不敬則敗敬者存心而不苟事之則也

敏於事愼於言　朱子曰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　程子曰敏於事勇於行也　顧卦象曰愼

言語節飲食　程子曰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　福壽全書曰言語之愼正在當快意時遇快意人說快意事　薛文清曰謹言乃爲學第一工夫言不謹而能存心者鮮矣又曰一言妄發即有悔可不愼哉又曰愼言愼行是修己第一事○家語曰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愼乎○楊子雲曰言輕則招憂○篤信曰言行二者比較而量之言者常多而行者常少矣且言之易行之難言豈可不愼乎行豈可不勉乎夫一言妄發駟馬難追可不愼乎

愼終于始　太甲　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訟卦　蔡仲之命曰愼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終以困窮　蔡傳云惟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　易緯曰君子愼始差若毫釐繆以千里　張思叔曰作事必謀始呂氏官箴曰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天下之要言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薛文清曰凡事皆當謹始慮終○篤信曰爲事之始輕率苟且則必多過誤後來不任悔將做事須熟思精詳庶幾乎寡過寡悔

勤謹和緩　張觀之言　朱子嘗教其子曰勤謹二字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及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篤信曰處事居官須用此四字勤以從政謹以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蓋爲事固宜敏不可急慢然爲之急遽不詳則必不免有過失須徐緩而後寡過故程子曰事以急而敗者十常七八張觀亦曰世間甚事不固

忙錯了陳選曰蓋緩非迂緩不及事之謂乃從容不忙迫之謂
耳是皆尚緩之謂也

矜細行　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旅獒戒曰戰戰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垤蹟贈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慒而索良醫也慒劇也　賈誼新書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　後漢書曰患生於所忽禍發細微　胡致堂曰修德者矜細行圖治者憂未然　薛文清曰能勤小物爲學之切要又曰一語一默一坐一行事無大小皆不可苟處之必盡其方又曰事最不可輕忽雖至微至易者皆當以愼重處之又曰日用間

纖毫事皆當省察謹愼　韓非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篤信曰害其德者不必止大事然則細行亦豈可不矜哉
且洒掃應對與精義入神其理一般聖賢遇事大小皆以全身精神應之是則執事而敬也善射者雖十步之近亦必引滿而發獅子捕兎捕虎同用全力是可爲矜細行之譬

明斷　胡文定公曰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朱子曰非明則斷無所施非斷則明無所用　薛文清曰處事明爲先斷爲後又曰處事有二法知以別可否義以決取捨斯無過舉矣○篤信竊謂不先之以明則見理不明處事迷錯不次之以斷則悠悠不成事是見義而不爲無勇也須要明斷相須而全善

自信　左傳古詩曰禮義不愆何恤人言　淮南子曰自信者不

可以誹譽遷也　程子曰人當反己何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又曰自得者所守固而自信者所行不疑　薛文清曰人當自信身守雖稱譽之承奉之亦不爲之加喜雖毀謗之侮慢之亦不爲之加沮又曰己未善人譽之不足喜己有善人毀之不足怒又曰人能自信則富貴貧賤窮通有不能累矣又曰人譽之使無可譽之實不可爲之加喜人毀之使無可毀之實不可爲之加戚惟篤自信而已○篤信曰古昔聖賢未免於小人之誹豈今人以小人之毀譽可爲喜慍哉只要內省不疚而已大凡世人之毀譽不當其實者常過半矣然則自修者不可遽以是爲取捨自脩者須詳考彼之淑慝之虛實若夫省察己之臧否之有無論人者須詳考彼之淑慝之虛實若夫小人無忌憚居而不疑與君子自信不可同日而語是亦所當辨也

耐煩　篤信竊謂學者能耐煩則世間之事可做呂氏童蒙訓曰鹵莽而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明費元祿曰耐煩二字最妙能耐煩天下何事不可做此之言子弟之輩宜服膺熟思審處　孔子曰慮不先定臨事而謀不亦晚乎　程子曰思處當在事外　呂榮公曰先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呂氏官箴曰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益詳處則思慮自出不能中傷　古語曰臨事周悉不萬全不發　薛文清曰事貴審處古人謂天下甚事不困忙後錯了眞名言也又曰處事最當熟思緩處則得其情緩處則得其當○

篤信窮謂凡處事須熟思審處是寡過寡悔之道也可爲居官處事之法苟不如此則雖有聰明之人不過者寡矣將不堪悔恨古之君子之處事也不輕易常從容悠緩如不及時者是非謀慮之拙鈍又非怠惰而遲慢益不如是則雖賢者不能無過予嘗觀善碁者其每下子必安詳寬緩而不輕易熟思而後下故其下也遲既下則得其處而不可動移皆適其可而無有差錯是以能勝人而人不能敵學者之於行事苟熟思詳處如是則可以當理而寡過矣

思患　既濟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逸書

思患左傳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衛靈公　鄧析子曰心欲安靜慮欲深遠心不欲躁慮不欲淺



鬼谷子曰心安靜則神明榮慮深遠則計謀成○篤信曰君子方無患之時常思患而豫防之則終無患矣

知時宜　中庸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許東陽曰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於上故曰裁及其身制作言若道理固無古今若復古之道却是美事　王觀濤曰道字以曲禮曰禮從宜使從俗　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用之吾從周又曰吾居魯衣逢掖之衣居宋冠章甫之冠篤信曰皆是合土宜順方俗之道也程子曰學者全要識時若不識時不足以言學朱子曰使聖賢者作必不盡如古禮必裁酌從今之宜而爲之也又曰禮時爲大　朱子愛說恰好二字云凡事自有恰好處

○篤信竊嘗著時宜論曰古今之變替不同而倭漢之習俗亦異不可通行故君子視其時而通其變順其土而行其宜若夫綱常倫理是古今華夷之常經也雖萬世之久四夷之遠不可變易矣如禮法制度固有宜乎古今通行者亦有宜於前古而不宜於後今者故古法固不可廢而亦不可必拘泥苟執守乎古法而不合時宜可謂之知乎夫禮法制度有華夷古今之異宜隨處隨時而不相同者自然之理也古之制禮者其始固莫不宜於當世其後久而不能無弊者時變使然也是以雖三代聖王之制又迭相爲沿革損益而不必因循者順時世之遷替與民俗之汙隆而變改之也蓋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易服色殊徽號之類可見況我　邦之距於中國幾千里今世之去往聖幾千歲其俗絶異其時懸隔今之學者徃徃不察於方俗時變妄執中華上世之禮法無所斟酌去取槩爲可行之本邦是不知順天應時之道雖欲做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譬如不知舟車之異宜於水陸裘葛之殊用於冬夏豈可爲識時宜乎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是世俗之所以誹惡於儒術而聖學之益湮晦也

政事　周官曰愼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子路篇）　又曰政寬則民慢猛則民殘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左傳）○篤信曰臨下之道固貴寬寬不宜煩擾苛察然過寬弛則威嚴不行法禁廢弛宜寬猛並行而相濟小人之情緩則驕急則乖故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　苟悦曰賞罰政之柄也人主不妄賞非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

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　范祖禹曰人君賞一人而天下莫不勸罰一人而天下莫不懼豈其力足以勝億兆之衆哉處之卜理而能服其心也　朱子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　薛文清曰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況設詐以行之乎　賈誼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之事古諺云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　荀子曰有法者以法行無法者以類舉　篤信曰有法者如後世律令格式所載有法例之謂也　程伯子爲政治惡以寬處煩裕行狀或問爲政必當以寬爲本而以嚴濟之朱子曰某嘗謂當以嚴爲本而以寬濟之又曰居上克寬蓋有政教法度而行之以寬非廢弛之謂也又曰爲政必有規矩使奸民猾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



理財

大學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爲之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舒矣　藤藏曰方今之計莫如豐財然所以豐財者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財者而已　朱子曰財者人之所同好也而我欲專其利則民有不得其所者矣大抵有國有家所以生起禍亂皆是從這裏來　黃道周曰蓋以財之有無國之貧富民之休戚兵之强弱世之治亂繫焉是故人君治世之大用而大臣經國之要務也原其所以經治之大要有三焉生財有道取財有義用財有禮而已（）篤信曰用人理財是二者有國家利民生之要務蓋不謹用人則不能行政治民不勤理財則不能保家養

民故大學以是終篇用人之方在知人理財之方在守儉二者

闕其一則不可也

清心省事（呂氏童蒙訓陳選曰清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無益之事）辭文清曰清心省事事居官守身之要又曰循理則事自簡又曰簡者寡厭事繁而求簡也但爲所當爲而不爲所不當爲耳　郭仲晦云處事當以簡易簡以制繁易以制難乾坤之大而萬物由其宰制者不過此也且以用兵言之韓信之兵多多益辦唯是一簡字

功業　周官曰功崇惟志業廣惟勤（蔡傳云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志由勤而生勤由志而成爲功職之所務爲業如士志待勤而遂陳大猷曰事之所成於道充德備則學之功成矣）　孔子曰敏則有功　說苑曰常爲而不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篤信曰是所以功業之成矣）　荀子曰其爲人也多暇日其出人也不遠矣

言飽食終日而不學豈能過人乎

## 警戒

總論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鬬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李氏集註曰得貪得也隨時知戒以理勝之則不爲血氣所使也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

遵生八牋曰毋偏信而爲奸所欺毋自信而爲氣所使毋以己長而形人之短毋以己拙而忌人之能　四忌銘曰著書忌

早多誤多悔處事忌擾煩擾則亂而不理立朝忌巧巧者多禍居室忌好好者好多則傷財

○後耳目志

不敬　武王席銘曰安樂必敬　眞西山曰安樂則易怠怠則必有悔曲禮曰毋不敬

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篤信謹按人心一息之間不在天理便在人欲然則一念一事不可不敬　孝經　朱子曰不孝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之人天所不戒也○篤信曰夫孝者百行之本也故人而不孝則其本先絕矣雖有他善行良才不足觀而已矣

矜高　顔氏家訓曰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凌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雠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又自損不如無學也　謝顯道與伊川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　胡文定公問上蔡矜字罪過何故恁地大謝曰今人做事只管要夸耀別人耳目渾不關自家受用事　明太祖曰凡人有善不可自矜自矜則善日削有不善不可自恕自恕則惡日滋又曰人之常情多矜己能多言人過君子則不然揚人之善不矜己之善貶人之過不貸己之過　薛文清曰德冠古今功滿天下皆分內事與人一毫殊不相干何矜伐之有○篤信竊謂謝上蔡去得一矜字可謂立學問之基矜傲之別名也傲者天下之凶德纔傲意氣

便驕聲色亦厲自處便高視人便下不能聞過能改從諫虛受
說命曰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故傲則雖有善能喪之
傲之反爲謙謙者天下之美德也學者先須存這美德除這凶
德而後進善徙義不然則才學雖進聞見雖博徒增益私智邪
慧而已古之聖人其德侔天地其功蓋天下無纖芥之矜高況
今凡庸之人以斗筲之材自矜傲乎人多見其不知量也何異
于毛獸之角爭牙齧禽爲之齕距蹴乎蓋古之君子德盛而
不矜功大而不伐者皆以吾分內事也大凡傲慢者皆以德招禍
其失有三一曰矜己之有才能侮人之無才能二曰好顯揚人
之過失三曰未信而妄諫人蓋侮人之無才能則人亦掩吾才
能顯揚人過失則人亦誹謗予之性行未信而諫則人以爲謗
已矣皆是害德招禍之事須禁遏之

刻薄　楚語曰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田則有罪矣奪之牛
不亦甚乎　薛文清曰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篤信
曰刻薄是仁厚之反非獨殘忍貪暴而已如惡不仁之甚亦是
也皆所當戒也

剛愎　篤信曰剛愎亦傲者之事聞諫而拂戾聞義而不服則無
改過遷善之心天下之凶德莫大於此易所謂何校滅耳聰不
明也是學者之所當大戒也

暴怒　君陳曰勿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程子曰人之稟賦
有無可奈何者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　呂氏童蒙訓曰當官
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　趙清獻公

曰盛喜中勿許人物盛怒中勿答人簡　許魯齋曰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平審而應之庶幾無失○篤信曰他人做事尚有不可宜從容詳處若急迫譴責則不徒於事理有窒戾又恐損傷於和氣妨害於心術或有惡言相激非禮相犯尤所宜急惰　程子曰懶意一生則是自棄自暴○篤信謂急惰乃衆人之通病精勤是衆人之良藥故志士常惜時愚者常廢時夫人勤則百事咸成而百福生焉惰則百事咸廢而百禍至焉何也衆人惰則不能爲良士臣子惰則不能爲忠孝進修惰則不能成德業習讀惰則不能進才學豈止如是而已哉農夫惰則不能有秋工商惰則不能免饑寒故古人云人生在勤勤則不匱

是以君子日夕進德而不怠良民晝夜務業而不息不愛敬人　管子曰王者以民爲天漢書曰天者人資而生者也朱子曰人惟萬物之靈而王者之所天也故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況其下者敢不敬乎○篤信竊謂人與我本同氣故曰民吾同胞對人隨其貴賤親疎宜仁厚恭敬不可刻薄傲侮夫貴賤親疎其分固殊然愛敬之心不可不各順其差等而施焉是厚人倫之道也如衆人姑舍是世之學者往往以責人求備爲事故褊狹刻薄而不愛人傲慢無禮而不敬人此非厚人倫之道苟如此則不如無學也

驕侈　周官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蔡傳曰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

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儉
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　程子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
問驕人害亦不細

吝嗇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泰伯　程子曰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　劉基曰人有積財
而不能散者君子謂之愚知散之而不要諸道者爲愚一也
方孝孺曰聖賢非爲已設也所以爲愚不肖之資貨財非富匹
夫也固將俾分其餘以補人之闕禮人之故處已以儉謂之德待人以儉
皆悅服儉之不中禮人皆鄙之謂之鄙夫儉美德也爲國家守分爲子孫惜福此何不可若纖
嗇傷雅道刻薄斲元氣此老子所謂多藏厚亡可鑑也　陳眉公

篤信曰世俗不知儉之與嗇之分往往誤認儉德爲吝嗇蓋薄
於俸已是儉德也薄於惠人是吝嗇也吝嗇則輕禮義重貨財
且奉親菲薄使下懷刻視人之窮而不能賑受人之恩而不爲
報積而不能散滿而不知施所謂守錢之虜耳何以能爲善乎
程子之言宜也哉蓋君子重義故輕財以周人之急小人重利
故吝財不能賑人之窮其所貴重異也大凡天之授人以才學
與貨財也豈唯厚其人而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然則有才
學與富財之人當務於教人施人不可背戾于天命則恐難免天之譴責不可畏乎

妄毀譽　孔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
矣衛靈公　又曰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　孟子曰言

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子貢曰禮居是邑不非其大夫荀子馬援誡兄子書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　范文正公謹默口不言人過范蜀公亦然可以爲法愼言錄　荀子曰傷人言甚於矛戟況形紙筆乎此最可戒　邵康節曰聞人言人之惡未嘗和　胡五峰曰以反求於己爲要法以言人之不善爲至戒　劉元城曰後生未可遽立議論以褒貶古今益見聞未廣涉世淺也　許魯齋曰毀不可遽譽怒亦不可遽喜不可遽處人須要重厚待人須要久遠歲月顧奈何而已一時一暫便動搖去從他爲毀譽後來難收拾　薛文清云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爲毀譽者之戒大抵人之過有出于稟賦而不可奈何者當憫也聖人所以戒忿疾于頑也有出于不識者所當恕也有似過而非過者所當察也此皆不可誹謗況人之心裏不可測事之情勢不可知豈可不察其詳而妄爲毀譽乎若妄意爲誹謗而其言不當即是吾之狂妄愚暗可恥之甚也夫譽人而不當其實尚爲不知人之過況毀人而不當者乎毀之當其實亦尚不免爲刻薄況不當其實乎今之學者往往好談人之短以誹謗古今爲務還不務反身修德聞者亦效其尤習而不察凶德莫大於是且黨同伐異是亦私意之甚者卻不如不讀書人學者當戒愼之古人不議前輩之短此忠厚之道學者可法之古

語曰未讀盡天下書不可輕議古人此言最是

多言　子曰辭達而已矣（衛靈公）　東坡曰意盡而言止者天下之至言也　朱子曰多言害道又曰辭達則止不貴多言　家語曰終身爲善一言則敗之可不愼乎　文中子曰禍莫大於多言傅玄曰銘曰病從口入禍從口出朱子曰此語先輩會用以解頤之象愼言語節飲食　徐偉長曰君子非其人則弗與之言　范魯公曰戒爾勿多言衆所忌苟不愼樞機災尼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　司馬温公曰君子囊括不言避小人之禍　尹氏曰言有時而不敢盡以避禍也

不愼密　繫辭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機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愼密而不出也　韓非子曰事以密成語以泄敗



妄名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又曰大抵爲名者只是內不足　韓退之曰內不足者急於人知○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求爲可知也（里仁）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學而）　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衛靈公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憲問）　○篤信曰學者須務求於在己者不可有願乎外之意論語之中右四章其意大率相類聖人反覆屢言之而致其意如此學者須著意自省悟聖人豈非欲學者務其實而不要近乎名耶今人唯患人之不己知而不患不知人倒做工夫了不誤乎　○黄履翁云願士大夫務道學之實不願士大夫立道學之名（留青日札）　○篤信竊謂天

下莫貴於道義故君子有殺身而成仁其次可愛者非吾身乎名與利外物也不可與吾身比較然衆人忘其身而徇名者多矣可謂頑愚也老子曰名之與身將孰親乎身之與貨將孰多乎張魯叟云爭浮名者得之數少失之數多斯言俱可爲世俗之誡黃履翁之言最中世儒求道學之名者之與貪慕道學之名者必好奇立異行偏僻過甚之事爲顯然夸耀之行而欲取時譽與後名是以乖時宜拂人情故世俗驚怪而惡儒術者由此也

好事　司馬溫公曰士君子處己只應於多事中求省事不應於無事中生有事士君子處人只應於有過中求無過不應於無過中生有過　薛文清曰事來只順應之不可無故一生事端古語曰事不干己分毫休理

玩物　旅葵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又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明道先生曰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爲玩物喪志　張魯叟云寶玩物者藏之日多賞之日少爭浮名者得之數少失之數多　古語云有一物添一累○篤信謂好事玩物有三費一費功二費財三費氣是人欲之無窮者可謂作無益害有益也苟非節以制度則侈肆至於傷財害民者職此由也且子弟之輩志遙好僻不可不誡而禁之大凡好事玩物者爲分外之冗擾學者只須勤分內之事業做分內之娛樂

閒思雜慮　程子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篤信曰雖學原乎思然而閒思雜慮太有害于心術或因是生心疾者有矣學者須使胸次泰然無事以要待有用之思慮應接

自用　大禹謨舜稱堯曰稽于衆舍己從人○仲虺之誥曰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板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朱子詩傳云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古人尚詢及芻蕘況其僚友乎○孟子稱舜曰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爲善公孫丑上　集註曰善與人同公天下之善而不爲私也以善爲天下之公理與天下之人同之本無善人有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在己在人之別也己未善人善則不待勉强解樂字而取之於己謂取彼之善而用之於己也　此善與人同之目也　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有所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學貴公聽並觀求一箇是處不貴徒執己自用○陸象山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能克己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群聖之言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祇益其私增其病耳爲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方孝孺曰人可以有德而不可恃其有德可以有才而不可恃其有才恃之所生禍之所萃也益恃則自盈自盈則恥聞過恥聞過則人不告之以善而見聞日狹矣然則其所恃以爲聰明者乃愚之甚者○篤

信曰古語曰凡人者皆自用者亡豈翅爲治者如此而已乎爲學者苟執己而不取於人雖與聖人同居而無益于身所以貴舍己從人取於人以爲善也夫恃己之聰明而自用者其始也出于愚蓋因不自知其愚也其終也成於愚蓋因不能聞義徙也方孝孺以爲愚之甚者也其言可謂信也

不愼微　坤文言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易曰履霜堅冰至蓋言順也　谷永曰禍起細微姦生所易　六韜曰兩葉不去將用斧柯　後漢書曰禁微則易禁末者難　韓非子曰千丈之堤以螻蟻之穴而潰　董子曰盡小者大謹微者著　司馬温公曰事未有不始於微而成於著聖人之慮遠故能謹其微而治之衆人之識近故待其著而後救之治其微則用力寡而功多救其著則竭力而不能及也　朱子曰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

陳眉公曰一言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點檢

忘恩　子曰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說苑簡子曰唯賢者爲能報恩不肖者不能　司馬温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　袁采曰夫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史記禮書曰禮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三本也　明楊繼盛曰人臣一登仕版則此身已屬于君其宮室

飲食之美車馬妾御之奉父祖妻子之榮無一而非君惠之所及則恩同于天　文中子曰天地生我而不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篤信曰報恩之一事人道之最要者也忠孝亦是報恩之道也史記三本之語欒共子民生於三之言宜顧念之天覆地載父生母育君食聖敎師道是皆於吾有罔極之恩豈可一日忘之哉豺獺皆知報本若忘恩背德者不如豺獺也每日須省念所以報君親與所以報天地聖師益忠孝順事奉敎之志不可一日怠廢也

好殺　篤信曰天道好生而惡殺故君子當奉若于天道而好生惡殺天地之於人也萬物之中最爲靈異所以爲天地之子也吾之於民也一體之中最爲親切所以爲吾同胞也豈忍以私忿怒殺之乎世間有好殺人者雖非冤殺之往往皆無後或雖有子不夭折者鮮矣且古語曰爲將三世者必敗以其所殺伐多矣今見爲將不好殺者有後好殺者皆不能保其子孫天道之惡殺於此乎可見矣夫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滿天地之間者無非己則可無所不愛然如禽獸魚鼈爲賓客與保養不得已而殺之何也益惟人萬物之靈故受萬物之養也宜矣且愛物之理一而施物之分殊博愛之者理之一也宜殺而殺之者分之殊也然殺之有體古雖君大夫無故不敢殺且植木禽魚取之有時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不麛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數罟不入汚池是聖人之政也體

記曰君子遠庖厨凡有血氣之類弗自剪也然聖人亦不得已而釣弋則釣而不綱弋不射宿是仁人之心也高柴啟蟄不殺方長不折宋曹彬曰自吾爲將殺人多矣然未嘗以私喜怒輒戮一人其所居堂室弊壞子弟請加修葺曹彬曰時方大冬墻壁兎石之間百蟲所蟄不可傷其生是皆可爲法也

求滿　禮記曰志不可滿樂不可極　説苑云衣成則缺社宮成則缺隅示不成者天道然也　胡廬山曰凡事必使可加酒飲微醉花看半開正此意今人求滿足必到無可加處不知世間到無可加處便可憂　胡文定公曰人家最不要事事足意常有此一不足處便是好人家才事事足意便不好事出來亦消長之理然也

責人容己　孔子曰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顔淵　韓退之曰古之君子其責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怨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怨己之心怨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張横渠曰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葉平岩曰處世有乖違豈在人者皆非在我者皆是以此存心則惟務盡己而不必咎人矣　沈道原曰禮義廉恥可以律己不可以繩人律己則寡過繩人則寡合寡合則非涉世之道故君子責己小人責人　螢雪叢説曰責己不責人君子也責人不責己小人也　省心録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寡過以怨己之心怨人則全交　薛文清曰日省己過之不暇何暇責人之

過○篤信謂人各有能有不能苟以吾之所能責人之所不能
雖堯舜之知有所不及于愚者古人曰以吾之所能責人之所
不能取怨之道也

志小氣輕　張子曰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
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

好神怪　谷永曰明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
固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
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
藥皆玄妄惑衆挾左道懷詐僞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
若將可遇求之溫溫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
聽聖人絶而不語



不知禍福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湯誥曰天道福善福
淫　伊訓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
大甲曰天作孼猶可去自作孼不可逭　坤文言曰積善之家
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繫辭下曰善不積不足以成
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以小惡
爲無傷而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易曰何校
滅耳凶　子曰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八家語孔子曰爲善者天
報之以福爲不善者天報之以禍　孟子曰順天者存逆天者
亡離婁上下同　又曰不仁者可與言哉安其危而利其菑樂其所以
亡者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篤信謂愚者之所爲
而不容人之諫可謂聽之不聰也譬如捨良藥而不服却食砒附而欲身也　柳子厚所作李赤傳其意亦如是　左傳

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　莊子曰爲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於幽闇之中者鬼得而誅之　史記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破人正義曰人衆者雖一時凶暴勝天及天降其凶亦破於疆暴之人　漢書枚乘曰磨礱底厲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　歐陽永叔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此理之常也　司馬溫公曰祖父有德子孫爲不善未免禍敗慶何有焉祖父不善而子孫有德福祿將集殃何有焉祖父爲不善而子孫又無德以蓋前人之愆則餘殃被之　事林廣記曰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善惡無報時節未到　薛文清曰天道甚可畏感于此則應于彼但有淹速

不同耳　世範曰天道好還　淮南子曰有陰德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賈誼新書曰有陰德者天報之以福　東坡三槐堂銘曰天可必乎賢者不必貴仁者不必壽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後二者將安取衷哉吾聞之申包胥曰人衆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世之論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爲茫茫善者以怠惡者以肆盜跖之壽孔顏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山林其始也因於蓬蒿厄於牛羊而其終也貫四時閱千歲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惡之報至于子孫則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見所聞考之其可必也審矣○篤信竊謂善惡報應之說古昔聖人屢言之既昭明固不可疑也然善者不必福不善者不必禍因茲後人惑者多矣太史公亦疑之東坡三槐堂

銘引申包胥之言辨之精確可謂千古之定論也聖人豈欺我哉篤信嘗著善惡報應論曰天道者民之司命也故人之吉凶禍福皆天之所命而爲善者天報之以福爲惡者天報之以禍是天道之常理古今和漢之往迹昭昭而可見矣故書曰天道福善禍淫又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又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古語亦曰天道好還臨呼天網恢恢而不可逭天道眞可畏哉是必然之理甚昭晰人之所當聽信畏服也是以古聖賢朝夕只視上天在眼前而監臨故其敬畏自不能已常承順天道罔不祗肅庸人昧此理不知天命而不畏放縱而無忌憚其惡積而不可揜其罪大而不可解可勝哀哉且夫人物者天地之所生天地愛其所生猶父母之愛其子然故愛育人物則天心喜焉天心喜則必有福報猶愛人之子則其親悅然豈不勝諂事于淫祀佞媚于浮屠而妄爲禱祠求福祿乎子曰丘之禱久矣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者此之謂也傷害人物則天心怒焉天心怒則必有譴責猶傷人之子則其親怒然豈徼倖禱祀而所能免其禍乎夫子曰獲罪於天則無所禱者此之謂也小人不知此理暴殄天物而不畏害虐人民而不仁妄諛禱神佛而徼倖於福祿夫謂之神者至公而無私至明而難欺豈可享非禮之祭而私之以福乎若以諛祈享非禮之奠能轉移禍福分明是人世貪官也何以爲神哉萬萬無此理可謂頑愚之至也孰若行陰德愛人物而合天心之爲勝乎詩云豈弟君子求福不回是君子之所以求福之道也然而君子之

道無爲而爲義之所當然者爲之而已豈有心爲求多福也
右不敬以下凡二十七條皆爲凶德有一於此則害其德者不
小須警戒而痛去之

多綱羅古人金言頗便諸記述儒
墨無統一邦不雜苟有片言隻
字可取者悉收入編少有雜駁不
純之類明白成文每章加自己議論大旨
初學知要卷之下終

元禄十一年戊寅年原版
明治十七年十一月廿八日再版御届
仝　年十二月十五日製本改御届
仝　年十二月廿日出版

著者　福岡縣士族　貝原篤信
出版人　大阪府平民　岡田茂兵衛
府下東區博勞町四丁目十七番地